

第五十六章 天下有敵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原先的爵位是一等男爵，正二品，而公爵卻是超品，中間還隔著侯伯二層。以他如今的年齡，直接封了公爵，實在是極難得的榮耀，所以就連他一時都反應不過來。

而等場間的眾人反應過來時，當然想明白了是為什麼，一方麵是朝廷要酬其江南之功，而眾人心知肚明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則是陛下要給自己的私生子一個補償。

大皇子與二皇子早已封了親王，範閑隻不過是個澹泊公，這又算得了什麼呢？一念及此，本打算出列激烈反對此項封賞的大臣們都沉默了下來，這是皇族的家事，不是朝廷的國事，輪不到自己這些做臣子的多嘴。

範閑在一樂之後，馬上平靜了下來，對於這個殿上的大多數人來說，公爵確實是個金光閃閃的字眼，可是對於他說，自己手上的權力早已超出了這個範疇，而且皇帝沒有給自己打個招呼，就讓禦史台擠進監察院的勢力範圍，這個問題才是範閑真正關心和警懼的。

所以他寧可拋卻以往的形容，胡攪蠻纏，也不願意讓皇帝就這麼輕鬆地塞沙子進來。

更何況他心裏也隱約清楚，公爵這個位置，便是自己在慶國所能抵達的最後目的地，如今的澹泊公是三等公，還有兩級可以爬，再然後...自己年紀輕輕看來就要養老去也。

一念及此，不免有些惘然，覺著有些荒唐，他忍不住站在這大殿上失聲笑了起來。

眾人矚目，看著慶國開國以來最年輕的小公爺，看著他那可惡的笑容，心中情緒複雜，更覺著這笑聲無比刺耳。

大朝會一直折騰到過了午飯才結束，這還是因為三路總督的正式朝論事宜放到了以後的原因，皇帝快刀斬亂麻，聖心獨裁定了大部分事情，便讓諸大臣散了。

大臣們早已餓的不行，紛紛穿過宮門，各自回府。而還有些人走不得，在門下中書視事的宰執人物，三路久未回京的總督大人，各部尚書，都小心翼翼跟著皇帝陛下到了禦書房。

範閑也滿臉無奈地跟在最後麵。

就像一年多前，從北齊回到南慶時一樣，禦書房裏依然給範閑留了個座位，上一次是因為莊墨韓的那馬車書，這一次卻是因為內庫裏送來的那無數雪花銀。

範閑坐在圓圓的繡墩兒上，有些心神不定，禦書房內討論國事的聲音，並不讓他如何關心，政務這一塊兒，本來就不是他的強項，也出不了什麼主意，始終還是隻能扮演一個拾遺補缺的角色。

很明顯，皇帝一方麵是清楚他的能力，二方麵也是不願意範閑對國事方麵發表太多的看法，所以今天沒有點他的名。

不過他這位新晉小公爺依然有位置坐，而在皇帝軟榻之旁，太子等幾位皇子還得老老實實站著，像學生一般認真聽聞學習，範閑感覺不錯，心想自己也算是皇兄弟們的老師了。

皇帝與諸位大人物討論了一番南方的雪災，北方的局勢，圓子裏的祥瑞，便開始放飯。

範閑昨夜忙了一宵，崇肉片，豆腐花早就已經消化的幹幹淨淨，此時聽著放飯，不由精神一振，心中升騰起一股龍套終於有盒飯吃的幸福感，接過太監遞來的食盒，食不語，風卷殘雲。

...

主要的事情在大朝會上已經說定了，禦書房會議裏並沒有什麼新鮮的內容，隻是薛清偶爾提到杭州會在江南賑災一事中的優良表現時，京都裏的部閣大人們表現出了一絲驚訝，他們聽說過杭州會，但沒有想到杭州會竟然有如此大

的財力與勢力，竟然可以在官府賑災的途徑之外，做了這麼多事。

皇帝讓範閑起身解釋了一下。聽著範閑的解釋，舒蕪這些人才明白，原來杭州會的背後是皇宮裏的這些娘娘們，名義上領頭的是太後，難怪杭州會能有如此實力，隻是眾人心知肚明，宮裏隻是掛個愛惜子民的名頭，真正做事，出銀子的，隻怕還是範閑。

皇帝笑了笑，說道：“真正辛苦的，可不是範閑，是我那晨丫頭。”

大臣們笑呵呵地拍了幾句馬屁，連帶著對宮中貴人們高聲讚頌，頌聖自然更不可免。皇帝看著範閑有些走神的臉，微微皺了皺眉。

大皇子在一旁看著這幕，開口說道：“郡主今天回京。”

皇帝喔了一聲，再看範閑的眼色就柔和了起來，笑了笑，卻沒有說什麼，也沒有讓範閑提前回宮，隻是馬上結束了禦書房會議，反而將最想回府的範閑留了下來。

禦書房內的寧神香緩緩飄著，顏色不及白煙如乳，香味清淡至極。

禦書房內隻剩下皇帝與範閑二人，範閑稍微有些不自在，因為不知道皇帝馬上會說些什麼內容。

皇帝喝了一口燕窩，抬頭看了範閑一眼，示意他是不是還要來一口？範閑趕緊搖頭。

“非澹泊無以明誌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”皇帝放下碗，緩緩說道：“不煩不憂，澹泊不失...這是兩年前你在京都做那個書局時，對眾人的解釋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澹泊書局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，隻是若若妹妹卻是深知己意，和旁人不同，說出“漂泊在澹州”的解釋，一念及此，他忽地有些想念那個黃毛丫頭，不知道她在北邊究竟過的可還快活。

“朕很喜歡你的這兩句話，讓你做這個澹泊公，是什麼意思，你應該清楚。”皇帝靜靜看著自己最成才的私生子。

範閑低頭思忖少許後，認真說道：“要明誌，少慮。”

“不錯。”皇帝平靜說道：“要清楚自己應該做些什麼，卻要少考慮自己能夠做些什麼。”

純臣？孤臣？其實意思很簡單，做皇帝的臣子，不煩不憂，澹泊度日罷了。

範閑心裏不知道在想什麼，臉上的笑容顯得極為誠懇與放鬆，開口說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君臣應對，說知道了這三個字的角色應該是皇帝，但範閑就這樣清清楚楚說了出來，卻也並不顯得如何異樣，皇帝也沒有什麼不高興的神色，一旁服侍著的姚太監滿臉平靜，他在這兩年裏已經見慣了陛下對範閑的與眾不同。

皇帝揮揮手，姚太監一俯身，退出禦書房。

沉默片刻之後，皇帝冷冷說道：“至於今天禦史入監察院一事，你以後會明白。朕知道你的心是好的，隻是朝政之事，不以人心為轉移。”

範閑知道此時人少，不能撒潑撒嬌硬抗，隻得沉默。

皇帝又緩緩說道：“還是那句話，朕知道你的心，所以昨天夜裏的事情，朕很是歡喜...隻是朕未曾想著你會如此用力，有些意外。”

範閑喉嚨裏有些幹澀，斟酌少許後，肅然應道：“大河還未決堤，我先把水引走，免得黎民受苦。”

皇帝看著範閑的臉，一言不發，許久之後，欣慰地點了點頭：“隻是你想過沒有？水全部被你抽幹了，可是日後又有活水入，誰知道日後那水會不會再次漫過江堤？所以朕以為，總是要看下去，看到山塌地陷，堤岸崩壞的那天，才知道那河中的水是會順伏著向下遊去，還是會...無恥的衝破朕這道大堤...你這孩子，麵上扮個凶惡模樣，心中卻總有柔軟處。”

皇帝的臉冷漠了下來，繼續說道：“朕這一生，所圖不過二事，天下，傳承，朕不將他們的心看的清清楚楚，如何能放手去打這天下？你不要再動了，陪著朕看一看。”

範閑沉默警悚，不敢回話，皇帝最先前的話語警告味道十足，澹泊公，永遠隻能是個公爺，而要自己陪他看下

去，又讓自己保持平靜，不再打擊二皇子與太子一係，這又算是許了自己這一生的榮華，無上的信任。

“另外，不要和小乙折騰了。”皇帝盯著他的眼睛說道：“剛乙於國有功，乃軍中猛將，朕不願意他折損在這些事情當中。”

範閑微微一凜，心想自己和燕大都督結下不解之仇，這怎麼緩和，再說燕小乙就算於國有功，可是畢竟與長公主交往太深，難道皇帝就根本一點不害怕？他此時終於確定，昨夜派洪公公前來破局的，不是太後，正是皇帝本人，所以愈發疑惑。

“武議上，如果大都督向我挑戰？”他看了皇帝一眼，擔憂問道，慶國尚武，今年武議再開，如果燕小乙殿上向範閑挑戰，皇帝總不可能當著百官之麵說範閑乃是皇子，不得損傷這種話。

“燕小乙等不到武議便會離開。”皇帝說道。

範閑眉頭一皺，說道：“可是大都督將他兒子的死記在我的帳上…”

皇帝似笑非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是你殺的嗎？”

範閑誠懇回答道：“此事確實與臣無關，臣不敢陰殺大臣之子。”

皇帝大聲笑了起來：“好一個不敢陰殺，昨天夜裏殺的那些算是…明殺？”

範閑臉色一紅，說道：“昨夜動的，都是些江湖人物，和朝廷無關。”

皇帝沉默了片刻後說道：“在元台大營動手的，是東夷城的人，所以朕有些好奇，那邊會不會出什麼問題，朕想看看，小乙是不是一個聰明人。”

範閑麵色平靜，心裏卻在叫苦，十三郎啊十三郎，你可算是把皇帝陛下也騙著了，皇帝陛下明顯因為這個錯誤的信息來源，而做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，偏生範閑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去提醒他。

“至於小乙的問題，朕還必須提醒你，軍隊…是不能大亂的。”皇帝的眼神變得幽深了起來，開口歎息道：“西邊的胡酋們…又鬧起來了。”

…

西邊胡人鬧事？

範閑愕然抬頭，看著皇帝那張微有憂色的臉頰，一時間震驚的不知該說什麼，二十年前皇帝帶兵西征，已然將西胡殺的民生凋零，加上前幾年大皇子領著大軍在西邊掃蕩，更是讓西胡好不容易凝結起來的一些生氣全數碎散。

胡人怎麼又鬧起來了？而且就算鬧起來，以慶國的軍力之盛，將領之多，皇帝也不至於因為外患而擔心軍心不穩。

範閑自幼在慶國長大，當然知道慶國建國之初，很是被西胡欺凌了些歲月，胡人始終是慶國的大患，隻是這二十年間，在慶國皇帝的強力鎮壓之下，才變得有些不屑入慶人談資。

皇帝看著範閑吃驚的表情，嘲弄地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我大慶連年受災，旱洪相加，雪災又至，偏生西胡那邊這兩年風調雨順，草長馬肥…當然，若僅是如此，區區胡蠻，也不至於讓朕如此小心，隻是…你可知道，我大慶雪災之前，北齊北邊的那些雪地蠻子們也遭受了數十年來最大的一次凍災？”

範閑皺著眉頭，忽然想到大半年前在杭州的湖邊，海棠朵朵曾經憂心忡忡向自己提過的那件事情，那些北蠻子們確實遭了雪災，牛崇馬匹凍死無數，隻是…北蠻西胡相隔甚遠，這和慶國又有什麼關係？

皇帝說道：“難怪北齊的皇家，敢把上杉虎留在上京城中，卻不擔心北蠻南下，原來有老天爺幫他們…那些北蠻子被凍的活不下去，又礙於上杉虎多年之威，不敢冒險南下，隻好從祁連山處繞行，想謀個活路…胡人逐水草而居，那些北蠻經歷半年的大遷移，如今終於到了西胡境內，雖說二十萬部族裏隻活下來了四萬多人，但能在風雪之中，險途之上活下來的…都是精銳。”

範閑雙眼微眯，眼前宛若浮現出無數部族驅趕著瘦弱的崇馬，卷著破爛的帳篷，在風雪之中，沿著那高聳入雲的祁連山脈，拚命尋找著西進的道路，一路上凍屍連連，禿鷲怪叫。

這是何等樣壯觀慘烈的景象，這是何等樣偉大的一次遷移。

“西胡怎能容忍有北方部族過來？”範閑擔憂說道。

皇帝笑了起來，笑聲裏夾雜著無窮的自信與驕傲：“西胡早就被咱們打殘了，哪裏還敢去啃這些外來的雪狼...雖然西胡人數要多許多，可是幾場大戰下來，雙方終究還是結成了聯盟。”，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如果胡人們真的結盟，那鄰近西胡的慶國，自然會受到最大的威脅，難怪皇帝在軍方的處置上會顯得如此小心。

看出了範閑的擔憂，皇帝平靜說道：“你在想什麼？”

“臣在想，這些情報隻怕還屬絕密...隻是大戰隻怕會來臨，臣...願上陣衝鋒。”範閑說的不是假假的漂亮話，他是很想去過過縱馬草原的癮，隻是...這朝廷內部的問題似乎大家還沒有解釋。

皇帝嘲諷笑道：“不要以為你是個武道高手，便可以去領兵打仗求軍功...大戰一起，千萬人廝殺，除非你是流雲世叔，不然仍然是個被亂刀分屍的命。”

範閑苦笑了一聲。

皇帝微頓了頓，平靜說道：“胡蠻不足懼，朕從來沒有將他們放在眼裏...隻是北蠻既然遷移，北齊那邊受的壓力頓時小了，朕不得不將眼光往北邊看去。”

範閑馬上明白了過來，皇帝的目光，果然還是比自己轉移的快些，在這個世上，真正堪做慶國敵人的，還是隻有北齊，尤其是如此北蠻既去，北齊沒有了後顧之，誰知道那位小皇帝會不會動什麼別樣心思。

皇帝最後緩緩說道：“剛乙不日內便會北歸...因為，北方那位小皇帝終於說服了太後，讓上杉虎起複了，大營正衝燕京。”

範閑眼瞳裏震驚一現，馬上斂了回去。

皇宮之外，那輛黑色的馬車上，範閑揉著自己的眉心，有些難受，一方麵是疲憊過頭，一方麵是今日在宮中聽到了太多的壞消息。正如皇帝所言，西胡那邊沒有幾年的休養生息，是不可能對慶國造成實質的威脅，可是北齊那邊...上杉虎複出！

上杉虎，範閑想到這個人便頭痛，他雖然沒有輕眼看見那一場雨夜長街上的刺殺，可是卻一直深深明白那位天下名將的厲害。

燕小乙去北方，能夠抵擋住上杉虎嗎？更何況，小乙兄新近喪子，隻怕與朝廷會逐漸離心，皇帝倒是也不怕燕小乙真的一瘋投了敵人。

至於範閑為什麼如此警惕上杉虎的複出，其實原因很簡單。在上京城中，他狠狠地陰了上杉虎一道，讓他慘死無數手下，深夜裏一聲“殺我者範閑”，隻怕直至今日還回蕩在北齊上京城裏，更何況上杉虎的幹爹肖恩大人是被自己逮了再逮，殺了又殺...

在這件事情中，範閑才是上杉虎最大的仇人，沈重隻是個小角色，可上杉虎為了複仇，在雨夜中一槍挑了沈重，日後若真在疆場上相見，上杉虎會如何對付自己？

範閑在馬車中悲哀想著，這天下，敵人何其多也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